

玉渊杂谭

何必过分在意《新清明上河图》

文·杨雪

《新清明上河图》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当时并不知道此图为何物，充满好奇点开，然后一幕一幕植入场景带着一丝黑色幽默和违和感，驱使我不停地往后翻，同时在心中形成了若干预设，试图寻找下一个“穿越画面”进行求证。看完之后，大呼好玩儿，除了觉得创意值得称赞，似乎也排解了几分对某些社会现状的不满。然后马上推荐到群里供大家点评，不过自己就没再看过第二遍。

新颖的创意作品，以一种非主流的创作手法讽刺现实中的现实，在超现实的语境下引起社会共鸣。然而它的构图、色彩、画质都不足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称不上独具匠心，更不是艺术品。可能多数人和我一样，一笑而过之后，不会看第二遍。

虽然我是个“外行”，没学过艺术理论，也不懂画作评鉴。但走进《清明上河图》，我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繁华喧闹气息。从汴京内外到汴河两岸，从市井到乡间，从书

生商贾到贩夫走卒，从府衙商铺到酒楼客栈，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全面描绘了北宋京师的风土人情、商业贸易、道路交通、桥梁建筑等等，客观呈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态。

而在《新清明上河图》中，传世经典只不过充当了新图的“背景桌面”，或者说北宋的城乡面貌、地理风光、人物着装等都被作者借作了构图元素。这种古今观照正好符合现在流行的“穿越”潮流，也是创作的闪光点。

不过作者所拼接的镜头属于社会现象，有一些甚至是极端个案，全然不足以反映当下社会常态。所谓违和，我除了受及现代衣着、色彩和科技元素的影响，大概还有这一层原因，简单讲，就是不够客观。

相信人们喜爱这件当代“惊世画作”，并不是多么喜爱图画本身，而是《新清明上河图》集合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引发了集体反思，人们在观看、传播、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抒发一种自嘲，宣泄一种情绪，从对

现实的不满中获得自我释放。

这几天，关于《新清明上河图》是非对错引发了许多讨论，有的严肃，有的包容。我以为，大可不必太过在意这张《新清明上河图》。艺术创作也好，高端恶搞也罢，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就应欣然接纳多元文化，时刻反思不同的文化内核。过不了多久，就不会再有多少人提起《新清明上河图》，但《清明上河图》还将继续传世，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

科林碎语

“四面楚歌”与“夜半钟声”

文·林之光

我国历史上声音入诗、入成语的故事有许多，下面是最著名的两个。

第一个是“四面楚歌”。刘邦数十万汉军把项羽的楚军团团团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由于项羽十分骁勇善战，汉军中高参张良设计，让汉军将士在夜间一齐唱起楚歌，以瓦解楚军军心。项羽最后向南突围，28骑到达乌江边，终因“羞见江东父老”，不肯渡江，自刎而死。

第二个故事“夜半钟声”讲的是，唐代诗人张继进京落榜后，秋末来到江苏苏州地区，夜间停泊在苏州阊门外寒山寺附近的枫桥。夜深了，月亮要落了，有几声鸟啼，天很寒冷，要降霜的样子，他的心情很落寞。突然一声声美妙悠扬的钟声，从东边约一里地的寒山寺传过来。他烦恼顿消，心情振作起来，写下了《枫桥夜泊》这首诗。诗的后两句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后人誉为古代夜钟第一诗，意境美而深远，无出其右。

张继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也都是不出名，但只有这一首脍炙人口。历史上寒山寺(因唐初诗僧寒山居住而得名)由于战乱几经毁灭，但主要靠了张继这首诗毁了又建。这首诗传到日本后知名度也很高，现代还有许多日本人岁末专门来此听深夜新年钟声。寒山寺还是国家5A级景区。2012年，苏州市还举行了寒山寺第六届文化论坛暨寒山寺建寺1560年庆典。因一首诗而名至此，不多见。

这两个故事一个共同点是，时间都在夜间。

我收集了百余首与声音有关的古诗词，其中的钟声、磬声、笛声、箫声、歌声、铃声、雨声，甚至鸡鸣、犬吠声……几乎都发生在夜间或傍晚。包括著名的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中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也发生在夜间。

其实，不仅古诗中钟声都在夜间，连古代有关钟声的旅游景点名称也都冠有“夜”、“晚”、“暮”等等，例如，潇湘八景中的“烟寺晚钟”，杭州西湖八景中的“南屏晚钟”等等。

为什么钟声只有在夜间才入诗人景?

这是因为，夜间地面辐射冷却，贴地大气层下冷上暖(称为逆温)。在这种大气层结的空气中，钟声能水平远传，而且夜间因无其他杂音干扰，钟声音质“高保真”，更加悠扬动听。反之，白天太阳晒热地面，贴地大气下热上冷，声音向上传播，很快在地面消失。而且即使在近处听到，因为有杂音干扰，也就不好听了。而且，夜深人静，钟声甚至可以越山而至。例如唐代皇甫冉《秋夜宿严维室》中就有“秋深湖水月，夜半隔山钟”。

有趣的是，唐代有个高骈喜爱夜间放风筝。他的风筝上有竹哨，气流通过便有音响，且夜间哨音响亮并更加远传。但是因为风向风速不稳定，“乐曲”曲调也随时而变。高骈无奈地写下了“夜静弦音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时曲堪听，又被风吹到调中”。

在夜诗里，不仅有夜，多数还有“月”。例如张继诗中的“月落乌啼霜满天”，皇甫冉的“深秋月”，高骈的“碧空”等等。这是因为夜间逆温以晴夜为最强。

在晴夜中，又以拂晓前逆温最强。我国有个成语叫“金鸡报晓”。古人形容它能“穿云裂石”，很易把人从睡梦中叫醒，就是这个原因。相反，中午的公鸡叫，即使听到，恐怕连中午浅睡的人也是不易唤醒的。

同样道理，在一年四季之中，自然以夜最长，逆温最强的冬季的钟声为最好听。所以，张继如果不是深秋而是夏天，又不是晴夜来枫桥夜泊，也许就没有这首《枫桥夜泊》了。日本人选择冬夜最长的除夕夜来此午夜听钟，想必也是通过实践选择的，因为张继的诗并非此节气所写。

桂下漫笔

名人书单和读书法门

文·胡一峰

前几天，读到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一篇文章，他感叹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看书很成问题。“以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钉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人也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也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一年新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哪！”而读书的人，“眼睛还是一双，脑筋还是一付”，“可不着了大忙”？“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徐大诗人若身处今天，看到实体书一年出版三十多万种，网络小说一天数更，每更动辄几千上万字，岂不更为读书人叫苦不迭。



徐志摩这篇文章是应《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征集而写的。除徐志摩外，《京报副刊》还请海内外名流学者100多人给青年列十本必读书。开书单是传统士人的风雅之举。曾国藩曾说，后学除了六经之外，还需读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七部书。在大众传媒时代，开书单颇受媒体青睐的文化游戏。今天，在微信朋友圈中，又经常可看到各种“书单”流传，有的“文化大师”一列就是数百本且多有洋文原本，感觉不想助人读书，而是要把人打击得根本不想读书。

那么，读书究竟有没有什么方便法门，书单对于读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呢？回过头来看看八十年的名人们的书单，或许能得到些启发。

领袖，一支带魔力的笔，不知打动了多少青年的心。两人争相开书单，其实是抢刷“存在感”。不过，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历史铁律。在其他学者的书单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胡适文存》屡屡出现，提到梁启超的却少之又少。再看《京报副刊》同期在青年读者中开展的“青年爱读书”调查，《胡适文集》得51票，《饮冰室文集》却只23票，胡适取代梁启超成为青年导师已是必然。不过，即便如此，胡适的书单在“青年爱读书”中也回响不大。除《论语》列在“四书”中得25票，《老子》得16票外，其他均不足10票。可见，开书单这活不容易，“青年导师”也未必摸得准青年的脉。

或许，最了解青年的还是青年。25岁的诗人刘梦苇认为“一个人不得不有充分的性的知识，而这本书便是性的教育之第一部重要教科书”，就在书单中写上了《结婚的爱》。这本书是西方性学家司托波夫人所著，在“青年爱读书”的调查中得了24票，是外国书中得票最高的。

还有一些学者交了白卷。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回复就一个洋文词儿，“wanted”，大

概意思是“缺”。他直白地说自己从不相信有什么能给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的书，所谓“必读书”其实不过是被征集者的“爱读书”罢了。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以胡、梁二位的书目来看，杜威、崔德壁是胡适的心头爱，而梁启超虽然对西学也颇有了解，但几年前他就大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他给青年的必读书中自然也就没有一本外国书。文学家俞平伯的看法和江绍原很像。俞说，读书要对个人脾胃，没有什么书是大家都必须读的。而且，他不愿意自命“名流学者”，“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所以他也不开书单。仔细想来，现在微信圈里什么“30岁前你要读的10本书”“国学大师推荐的国学必读书”等等，至多也不过是某些人的“爱读书”罢了，更有甚者还可能是书商炒作，变相广告。

另一个开不出书单的人是鲁迅。鲁大师以他一贯高冷的态度说，因为不曾留心过，所以就开不出。而且，以他的经验，

青年人应该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下子，一石激起千层浪，文艺腔满满的书目征集活动，变成了一场针对鲁迅的争论。愤青们起而攻击，“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来读的，多像现在所谓‘自干五’啊！不过，鲁迅的话能引起这么大争论，倒也说明他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呐喊》在“青年爱读书”调查中高居第四，是前五名中唯一一部当代人著作。

这么看来，书单对于读书的作用似乎并不那么牢靠。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读书到底有没有什么方便法门呢？我忽然忆起某次在图书馆看书，听旁边两人聊天，年轻的一个说，近来似乎得着些读书门径。年长的一个应道，读书哪有什么门径，只管读去便是。

好人与坏人

文·丁辉

刚热播结束的电视剧《红高粱》第十四集中，县长朱豪三诱杀四奎，把余占鳌逼上山，上山拉了杆子。四奎娘知道于儿子余占鳌此番已经是铁了心要当土匪，对余占鳌说了一句话：“娘要教你当坏人呢，那坏人明明当不得；娘要教你当好人呢，那四奎就是下场。”剧中四奎娘固是一字不识的乡下老太，编剧却难免掉掉书袋，四奎娘此话竟有所本。

然而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在一个乾坤淆乱、价值失序的社会里，总难免此类当好人还是当坏人的两难吧。又《世说新语》“贤媛”门有“赵母嫁女”条：“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翻成白话大意是：赵母嫁女，女儿临走时，赵母再三叮嘱女儿说：“女儿啊，以后凡事需谨慎，千万别做好事啊！”女不解，问母亲：“娘，您不让我做好事，难道要我去做坏事么？”赵母说：“好事尚且都不能做，怎么能去做坏事呢？”赵母的临终叮嘱及赵母的“女戒”正可让我们窥见浊流涌动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阴森之影，亦无怪乎中庸哲学之大行其道也。

东汉末宦官专权，捕杀党人，范滂因之入狱。《后汉书·范滂传》记范滂临刑前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意思是说，我若教你做恶人、行恶事，恶人、恶事明显不该做；我若教你为善人、做善事，我倒是终身不为恶，



艺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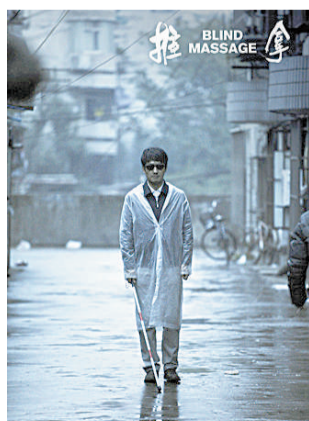
西海之冬(摄影)

张鸿彬

影像空间

《推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赞歌

文·艳光



第六代导演集体从地下走到地上花了很长时间，青年导演都已经变成了知天命的中年。贾樟柯已经熟练地把电影当成当代艺术的一种形式，探讨语言和现实与仿真的界限。而娄烨似乎从很早就把自己的母题给确定下来，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母题的一个变奏。国家与集体和他电影里人物全然无关，他只针对个体，描述个体里层层叠叠的情绪，拿着微观视角看生命的纵向。而无疑，《推拿》电影里的盲人让这个母题走得更加遥远。

虚焦、手持摄影、文学性旁白、楷体字幕这些从《春风沉醉的夜晚》到《推拿》一开始就构成了娄烨的标识。无论娄烨是从最初的自己编剧，到后来和梅峰组合，再到文学改编，他的视听语言一直都没有变。这种对素材的编排能力，从所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娄烨的成长脉络，即原创剧本演变成留有余地的《浮城谜事》新闻故事改编，再到《花》女性作家的小说改编，直至毕飞宇写的群像式《推拿》。导演的创作留白越来越小，需要的改编和消化的能力则越来越大。

故事发生在南京，娄烨所有的电影里城市作为背景更多是一种灰蒙蒙的舞台感，充斥着潮湿、破碎、生活的油烟味气息，而非是特别实质性的城市。这是中国当下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拥有的街巷和人群，每个人都不会陌生。

这样背景下的电影中，人们看似是日常里擦肩而过的一个族群，但随着电影叙事的展开他们却不断逼近。娄烨在指导演员的时候似乎有一种魔力，可以榨干演员最毁灭性的一面，先前的贾宏声、郝蕾、秦昊皆是如此。他太热衷为电影里的人物塑像，用隐忍又喷薄的欲望和自毁式的情感镀上金身，然后绞死在现实生活

这台十字架上。

很多时候看他的电影我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物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娄烨似乎所有的关注和同情都给了这样的人，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些挫败全部内敛于自己的体内。

《推拿》里面素性每个人都拥有先天性的挫败。推拿店老板沙复明喜欢吟诗跳交谊舞却屡屡被讥笑；都红美貌从来无法自知，人们总是说她“长得美可惜是瞎子”；孤僻的小马拥有偏执症又正值发育期；谈了恋爱为人聪敏老道，却有一个欠债不断的弟弟和王大夫……如果不是这样的电影和近距离的审视，没有一个常人可以理解生活细节可以对他们某个时刻的命运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娄烨特别耐心地继续为这些盲人塑像，在电影里旁白说，命都是看不见的，盲人也是看不见的，所以盲人离命运更近。还有个停电镜头，喇地一下，世界伸手不见五指。在黑暗中盲人却有着健全的人行走。

在这些盲人身上，除了弱势之外，电影里对他们讲述得更多的是“看见”。对爱

情，对欲望，对什么是美，对生之尊严的看见。讲爱情的时候，里面用盲人的拟感说，爱情就像红烧肉；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而风吹动风铃的声音也是爱情。他们对于爱情的无能为力，反而更加天真激烈地表达出对爱的渴望。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追求爱情，花更大的代价迫切地想知道美，想维护生之尊严。正因为迫切，他们显得无能为力。反之也可以说注定无能为力，才显得迫切。

娄烨常常被人诟病于他的情欲讲述，逼仄又压抑。没有一部是正常的。但娄烨的摄影却几乎把所有最美的镜头给了这些不正常的情欲，他赋予了这些情欲禁忌性的赞美，是超脱正常生活的避难所。讽刺的是，这些人从来不曾正常生活中感觉自己正常过，只有这些情欲得以舒展的时候，他们似乎才可以成为正常人。

在电影里面，娄烨常常会使用一些文学性的念白增加布尔乔亚的气质。这种布尔乔亚气质又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从而反衬出一股强烈的悲剧感。这些拥有“文学性”的人物，对生活抱有诗意和冀望，却在表达上有着缺失。余虹需要到处给人看自己写的日记，王平只能读着郁达夫的散文，

《推拿》里面的沙复明在懂得爱之后，豁然贯穿了之前所有的幻想，朗诵起三毛的情诗，“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非常沉默/非常骄傲”。这种燃烧性的表达，是小人物最辉煌的时刻，像对失语和自我判定的回光返照。

在摄影和文学之外，娄烨对音乐的拿捏也值得令人刮目。近年来，他除了拥有自己高品质的海外配乐团队外，还聚焦于内地的独立音乐，《浮城谜事》里面用了沼泽乐队，钢琴进阶编曲做后摇。《推拿》的片尾曲则是用尧十三的民谣作为小马的内心解说词。小马从阴郁暴力的盲人少年最后从青春里逃出一片生天，最后在民宅的建筑的走廊里冲着镜头笑时，这首歌就悠悠地响起，吉他和青春期的自白都流淌出来。有人说，这支民谣唱得像一个幼稚的老男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娄烨并没有选择了《推拿》作为改编。我想起张献民早先给娄烨的剧本中就写过李缇的墓志铭：“无论自由相爱与否，人人死而平等。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终结，憧憬光明，就不会惧怕黑暗。”

《推拿》这部电影更似一种命中注定，旁观那些活在光明和黑暗中的他者和自己。